

『中国网络文学盘点』

百戰定江山

阿越
◎ 著

新第



中国“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精选巨献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打破藩篱的一次狂欢
权威文学期刊《长篇小说选刊》隆重推荐
三位网络文学“大神”级别写手携手亮相

東方出版社

『国网络文学盘点』

百戰風江川

新案

阿越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薛 晴
装帧设计:尹 帅
版式设计:刘太刚
责任校对:项 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宋/阿越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060-3896-6

I. ①新…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4348 号

新 宋

XINSONG

阿 越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数:400 千字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060-3896-6 定价:3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中国网络文学盘点”

继中国主流文坛首次拉开与网络文学全面对话序幕、举办跨年度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之后，国家级出版重镇东方出版社首次将网络文学纳入重要出版选题。

网络文学是最近十年来年间各出版单位畅销书的重要出版资源，各出版社或文化公司不断向我所在的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长篇小说选刊》推荐网络文学纸质图书，使《长篇小说选刊》较早关注到网络文学的发展与前行。如2003年选发过堪称网络文学初创期的代表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作者：慕容雪村），2005年选发了新浪网络文学大奖赛第二名《爱情豆豆》（作者：千里烟）等等。基于此，在2008年至2009年间，《长篇小说选刊》组织筹划了由中国作协为指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联合“中文在线”共同主办了“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二十余家原创文学网站积极响应，参与者囊括了网络文学领域内所有知名原创网站。活动期间，二十余家文学期刊及东方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主流报刊社共同参与，一批优秀的文学编辑和文学评论者走上“17K文学网”前台，审读和评点网络作品，与网络作者及读者直接交流。可以说，这次“盘点”，是主流文坛与网络文学界首次打破藩篱的聚会，由此拉开了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全面对话的序幕，在中国网络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都堪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东方出版社策划编辑这套“中国网络文学盘点”书系，也是发端于此次的“盘点”活动，这套书系不仅将大盘点成果收纳其中，还大海捞针般地寻觅新的优秀作品。这些在海量的文本中突显出来的网络文学作品，既将其鲜明的网络文学特征展示于世，也经受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间所形成的审美标准的严格检验。因此，“中国网络文学盘点”，堪称总结梳理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本。

纵观网络文学的十年发展，似乎并没有“一以贯通”的发展逻辑。如果说，网络文学的“文学”命名只是一个偶然（它其实完全有可能错过这个命名），那么撞出这个偶然的，是它初创期那些训练有素而急于寻找表达空间的文学热爱者

们，正是他们的创作状态和作品形态，奠定了“网络文学”之名。1997年流传于网络上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两年后正式出版，第一次启用了“网络文学”作为宣传概念。之后，如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今何在的《悟空传》和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这些发表于网络、流传于网络的走红作品，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成功经验，纷纷成为纸质畅销书的出版资源，网络文学因此声名大噪。

初创期的网络文学，聚拢了一批心存梦想，崇敬文学的人们。网络写作的无门槛进入方式，是他们成就其文学梦想的所在。用慕容雪村在作品中的一句话可以概括这一时期网络作家们的无功利的写作心态，“我写作只为一句话：我证明，人间曾有人如此活过。”

此后十年，网络文学的作品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当代文学60年在纸质媒体发表作品的总和，这与它引入了商业赢利模式的刺激机制分不开。后期的网络文学，功利目的成为写作的莫大推力。写作是在苛刻的点击率和迎合读者口味的生产模式中进行，一个写手每月写不到20万字就会被点击率淘汰出局，这符合网络“刷新”的生命法则，但这种生产化模式下的写作，这种由点击量来决定成败的生产方式和写作环境，显然有违于人们公认的文学创作的规律。于是，网络所提供的看似“无门槛”、“无审读”、“无规范”、“无训练”的最自由的写作天堂，由于违背了孕育艺术生命的基本条件，其“成品”，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与“作品”相去甚远。而一味地揣摩读者口味，取得点击率和吸引眼球的效果，则成为许多写作者本能地趋就的一种创作模式，从而导致了目前网络写作充斥着大量低俗化，哗众取宠，技法粗糙的现象，抑制了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商业运营模式正是网络文学获得蓬勃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事实是，作为新媒体经济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只会加速它的产业化发展，而绝不会因为文学的召唤回到它的史前期。如作家陈村所说，我本以为，围绕网络，总会有一群人结成不同的圈子和团体，默默坚持他们的信仰和趣味，写出不同于以往、风情各异的文学作品来，……现在，我们应该正视网络文学是一个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文体样态，在这个前提下来期许它的健康发展才有意义，也才有可能。既不要过分夸大网络文学的自由精神，也不要过分去贬低它的商业化、快餐化。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种写作机制与环境中，网络文学仍然源源不断地诞生着很多优秀作品。正是这些优秀作品存在，构成了网络文学蓬勃生命力的另一个



重要支撑点。而这些作品，也是经由大量普通读者的点击，脱颖而出的，如《此间的少年》、《新宋》、《韦帅望的江湖》、《尘缘》、《家园》、《紫川》、《无家》、《脸谱》、《高手寂寞》等，虽然各具特点，虽然不乏玄幻与江湖气息，但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它们虽诞生于“眼球经济”的网络，但都不满足于泛泛的娱乐性、可读性与消遣性，并且由于少了某些观念和程序上的羁绊，保持了一种无拘无束直逼现实的特点。这些文本，对于我们的文学谱系，从写作的精神解放和想象力解放，到作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表达，都有独特的研究和借鉴意义。同样，据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网络读者，相信有益心智的审美阅读才是一切文学创作的根基。

无疑，网络文学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首先得益于它所依托的，正是网络这一新型传介方式。而新媒体对于人类社会所能产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早已使今天的我们都不再可以是网络时代的局外人。“置身于网络时代”预示着什么？它预示着我们正处在人类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广泛普及和应用的时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惊人变化的时期。而网络文学的出现，则无非是这场大变革背景下的一个局部的变革效应，是新技术革命对于传统的传媒方式和书写阅读方式的一种“不经意”的改变。

不经意间，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历经十多年的开发推进，形成了铺天盖地之势。也似乎是在不经意间，网络文学历经十余年的发展，长成了对中国文学拥有巨大影响的一脉，并且持续地对我们时代的文学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相应地频频使用起“传统文学”、“传统出版物”、“传统纸质媒体”这一类名词来，“传统”本应是一个含着时间规定性的概念，而此时，上述这些被我们称作“传统”的种种，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莫不都还结结实实地存在于当下，且在我们的社会中仍旧占据着主流的或曰主导地位。仅此一例，即可说明我们所面对的历史关口，一个新时代、新社会的大门口。

在人类以往的经验中，文学的发展从来不在进化论的图表上呈现，以往任何一个伴随着科技进步而变革的时代，都不会像今天一样对文学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这就是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的传播方式，前所未有地让文学在网络上安了家，或者产生了网络文学这样一种新的文学样态。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网络会不会是明天承载文学的主要媒介，都不妨碍我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关注网络文学，而不仅仅把网络文学看成是一个简单的文学现象，似乎相信它会与以往一切现象一样

终有消失的一天。归根结蒂，理应被我们更加积极地关注的文学，承载和传承着人类的道德理想和人道使命。而网络文学，几乎会成为一代又一代在网络时代成长和出生的人们与生俱来的“文学”，他们的文学观会由网络文学来塑造，他们的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中，也会布满读屏的痕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建功曾说，“网络文学因其超强的传播能力，使纸媒文学瞠乎其后。正因为这种传播能力，使它成为了未来民族审美的导引者，任何轻视或忽视其巨大能量的行为，将造成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失误。”这，就是包括文学界、出版界在内，全社会都要热忱关注网络文学的原因所在。

十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给予网络文学以巨大的生命力，这个写作场域几乎每天都在吸附着海量的写作者和读者涌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以大众为主体的写作和阅读浪潮。新的传媒载体带动的全民写作，必将成为当代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文化现象，并因其突出的文学特征而成为同时代文学领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现象之一。同时，网络文学作为横跨新型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独特的出版资源，亦使它在转型期的中国当代出版史上，拥有了不容小觑的意义。

高叶梅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



第一章

江宁城外，钟山。

一位葛衣老者静静地站在一撮新坟之前，凌厉的山风掀动老者的衣襟与发须，发出呼呼的声响，然而那个老者沧桑的身躯，却始终一动不动。数十步开外，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垂着眼帘望着老者的背影，似乎在等待老人的回头。几个素衣童子跪在墓前，默默地供奉着果品酒水。坟前所立之高大的石碑上，刻着几行遒劲的大字：“大宋故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赐紫金鱼袋、赠天章阁直学士王君讳雱之墓”。

“阿弥陀佛！”一声洪亮的佛号，从远处传来，但是坟前的诸人，却似乎根本没有听见，竟没有一个人回头。驴蹄之声慢慢由远而近，一个中年僧人骑着一匹黑驴渐渐走近，他在坟前数十步远的地方下了驴，走到静立不语的中年人面前，又高宣佛号，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

中年人斜着眼睛望了他一眼，嘴角竟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微一欠身，淡声道：“这位想必便是大相国寺智缘大师。”

智缘微微一笑，回道：“不敢，施主想必是太府寺卿石越府的潘潜光先生。”

“正是区区。”潘照临淡然回道，目光却始终不离葛衣老者：那个人，才是他千里迢迢来此的主要目标——前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却似乎没有意识二人的存在，他的目光一动不动地停留在那块高大的墓碑之上，久久不愿移开。他人虽已歌，亲人的悲痛却会长久地存在，爱子王雱与弟弟王安国相继去世，特别是聪慧的王雱在三十二岁的年纪英年早逝，给王安石与吴夫人的打击，是一种旁人无法体会的沉重。

“相公，人死不能复生，还须节哀顺便。”智缘大步走近，在王安石身后低声说道。

王安石终于转过身来——潘照临这才发现，王安石比起在汴京之时，神态之

间，老去不止十岁，但是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中，此时却多了一种深深的寂寥与悲伤。他连忙深深揖礼，非常诚挚地说道：“元泽文章逸发，才不世出，不料天不能容一士，良可伤也。惟望相公节哀顺便，保重身体，使死者有灵，亦足欣慰。”

王安石注视着潘照临，略显疲惫地说道：“吾儿去逝，子明亲自撰写祭文，遣使吊祭，吾闻人祀先贤祠，亦有子明建言之功，此德至深，未能面谢。潘先生甫来金陵，即先祭拜吾儿，亦必是子明之托，先生回京之日，还望替老夫转达谢意。”

“相公何出此言？无论生前有何误会，我家公子却常常与我辈提起，元泽良材美质，一心为国，有公无私，堪称贤士，国事之分歧不可引为私情之嫌怨。”潘照临态度诚恳谦和，与平时不可一世的神态，宛若两人。

“潘先生此来，想必是身怀使命。”王安石的神情，始终是淡淡的深远，连潘照临也难以知道他心中所想。

“相公料事如神。我家公子在这几日之内，将向皇上提出一系列之政策主张，因涉及朝廷理财之要，公子担心自己年轻少识，或有阙失，故特遣在下东来，向相公请教。这是我家公子给相公的书信。”潘照临一面说，一面从袖中取出一封信来，递给王安石。

王安石接过信来拆开，只见上面写道：“越顿首相公阁下：某愚不量力，而欲有为于天下……”信中不过略表慰问谦逊请教之意。他一眼看过，又将信收起，道：“子明过谦了，《货币乘数效应》一文，我曾见过《西湖学刊》的转载，其想法实非常人所能及。《苏石奏折》之规划，虽过于骇人听闻，然于长远来看，却也是有利之事。非大有为之人，不敢及此。”

潘照临笑道：“然此次前来就教者，却是之后我家公子又提出的新计划。”他忽然走到马边，抽出一支箭来，在地上画了几个圈，在旁边标上“汴京”、“广州”等字样，又画了几条水道陆道相联，便就在此地解说起石越的一系列政策起来。王安石与智缘只是静静听他解说，始终不置一词。

这种态度，竟让潘照临心中亦惶惑起来。石越给他的指示，是要说服富弼、王安石支持自己的政策，特别是解除持兵禁令。以后后续的一系列政策：钢铁产业化，部分军器民营生产等等——实则这不过是军器监改革的进一步而已。军器监的一些军资，已经开始向民间采购，而非采用过往的“进贡”，更不是物无轻重，皆由军器监属下作坊来亲自生产的格局了。但是眼下，王安石的这种态度，却让潘照临感到莫测高深。他并不知道王安石对于石越的真正观感如何；而这种



观感是不是会最终影响王安石的政治判断，他也不能把握。他在王安石身上感觉的，是一种奇怪的气质……

“相公，依贫僧之见，这份计划，最终必然会通过。军屯之利，还有便利湖广四路以及川峡诸路漕运，这已是十分诱人。而亦不扰民，司马君实等人也不会反对。”智缘待潘照临说完，沉吟一会儿，便抢先开口说道，他本人十分认可这个计划。

王安石却只是沉吟不语。

潘照临试探着问道：“不知相公以为如何？我家公子说，任何计划，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以他的才华见识，必然更有许多不尽如人意处……”

“子明之识，远在众人之上。”王安石打断了潘照临的话，沉声说道。“只是某虽无大病，然年弥高矣，衰亦滋极，稍似劳动，便不支持，朝中大事，实无精力关心。况且远在东南，亦不当于多论朝事。”

“士大夫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岂可逃避自己的责任？”潘照临正色责备道。

“肉食者谋之可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夫已经无意政治，只想退而著书，颐老天年。西湖学院所译诸夷之书，虽多有晦涩不可解之处，然亦颇有真知灼见于其中。老夫老年丧子，功名之意已绝，只欲于学问中求一解脱。盼潘先生替老夫回复子明，望他能念同殿之情，吾尚有一子一女，便托他照顾。”王安石的回答，让潘照临与智缘都大吃一惊。

“相公之才，只怕天子不许隐居。”

“老夫已上表请求致仕，君臣相知一场，想来皇上会许我。”

“相公，此事亦非元泽之愿！”

“某一生抱负，已付东流，子明后起，政策谋略，远胜于吾，某又有何可坚执者？且吾儿既逝，某之抱负，更无后继者。曾子固、蔡持正之辈，虽则聪明多智，吏才敏捷，然恋于禄位，终难寄以大事者。惟一吕吉甫，或可期待，然此人之才智，亦无须他人帮助。”

“吕吉甫？”潘照临不觉摇了摇头，道：“真能继相公事业者，惟石公子一人而已。相公无非想要富国强兵，石公子必能让大宋国富兵强。”

王安石目光一闪，轻轻说道：“子明抱负，不止此尔！”

他这轻轻一句话，却如平地霹雳，将潘照临与智缘都吓了一跳。二人顿时脸色齐变，潘照临立时说道：“相公此言差矣，石公子忠心事国，岂有他志？”

王安石转过身去，摇头道：“我并非此意。老夫已知先生来意，若是有天使至此，询问老夫意见，老夫必然会凭心回答，绝不会欺瞒圣上。潘先生尽可放心，老夫对子明的政策，非常赞赏。”

潘照临注视王安石良久，他虽然任务完成，却又凭空添上一桩心事，也不知是高兴还是烦恼，表面上却只是恭恭敬敬地欠身说道：“得相公一言之赞，石公子行事，便可放心。石公子曾言道，天下士大夫中，能为后世表率，不过王相公与司马参政二人而已。二公心愿，皆是要使国富兵强，百姓安乐，公子也必当为此目标，竭心尽力，死而后已。”

王安石脸上却无半点激动之色，只是微微点头，转目注视智缘，叹道：“吾儿之死，让我明白许多道理。我今生惟欠皇上知遇之恩，粉身碎骨难报。其他再无别想。大师虽在空门，却有一身才智，不可轻弃。不若便从此投了石子明，也好不辜负胸中抱负。安石只有一语相告，望大师念着你我几十年之交，他日切不可有负赵家。”

智缘望了潘照临一眼，又注视王安石的目光，知他心意已决，但是他也不愿意这样自贬身价，轻易投靠石越。当下淡淡一笑，道：“相公心意既决，贫僧依然便回大相国寺可也。”说罢合十一礼，便欲飘然离去。

潘照临却知道智缘此人，人脉深广，在河套一带蕃部更是颇有威信，石越若得此人襄助，自是难得的臂助，当下连忙大声说道：“大师可知我家公子为何开始要提出一个那么庞大的计划？”

智缘不由一怔，这也是他所好奇之处，当下停住脚步，笑道：“这不是进二退一之策？”

“世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哦？”

“还有一个原因，却是我家公子五年之后，欲在西北用兵！故此，眼前一切计划，皆是五年为期，庞大的移民计划，欲用五年时间完成，便为此而来。”

智缘吃惊地问道：“五年之后？夏国虽小，不可轻视。五年之期，似乎太急。”

“若大师知其中缘故，便知不是太急！”

智缘完全被吸引住了，他走近几步，问道：“其中又有何缘故？”

潘照临却不再回答，只淡然一笑，道：“十五日之后，京师之中，可由我家公子亲自向大师解惑！大师若想知道，望不负此期。”说罢竟向王安石、智缘深揖一礼，告辞而去。



潘照临辞了王安石与智缘之后，即去拜会唐甘南，托他此事，叮嘱务必要将智缘引入石越幕府。唐甘南却也听到京师意欲开发湖广的诸般政策，便欲上京见见石越，了解详情。因此连忙托人访智缘，殷勤相邀。智缘也不拒绝，二人竟相携来京。唐甘南早用五百里急脚递加急告知石越，石越本欲亲来迎接，但他以参政之尊，毕竟颇忌招摇，兼之公务繁忙，便只遣侍剑前来。这是示唐甘南以亲昵之意。

当石越回府之时，已是夜幕低垂，万家灯火。石越刚刚踏进府中，石安便迎了出来，禀道：“参政，二员外和智缘大师在客厅等候已久。”石越这才想起此事，也不及更衣，便直接往客厅走去。人未进门，瞅见唐甘南与智缘正在吃茶，而潘照临、陈良坐在下首相陪，侍剑则站立一旁侍候。石越高声笑道：“二叔，大师，可想煞我了。”

众人这才知道石越回来了，一齐起身。唐甘南笑道：“贤侄别来无恙。”智缘则高宣佛号，合十道：“贫僧有礼。”

石越连忙还礼，一面笑道：“快快请坐。大师、二叔，让你们久等，多有不敬，还望恕罪。”又向侍剑问道：“斋宴可有备好？”

侍剑笑道：“已然妥当，便等参政回府。”

“那便先开宴。”一面又告罪道：“刚刚回府，未及更衣。我先进去更衣，恕罪。”又向唐甘南与智缘分别告了罪，方进里间更衣。到了内室，夫人梓儿正在研墨，见石越回来，忙吩咐阿旺去取了衣裳。一面笑道：“大哥可是忙煞，今几个二叔已等了很久。”

石越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俯首亲了梓儿一口。眼角却见几上摆着一件物什，不由吃了一惊，问道：“那是何物？”

梓儿瞄了一眼，笑道：“那是琉璃杯。晶莹剔透，煞是可爱，以往只听说宫中才有此物，这次是二叔带来两只送给我。”一面向阿旺笑道：“阿旺，取来给参政看看。”

石越却见那分明便是玻璃杯！他从阿旺手中接了过来，只见这玻璃杯的颜色并不纯净，中间夹有淡淡的绿纹，杯壁甚厚，除此之外，则与他所见过的玻璃杯并无二致，当下说道：“这哪是琉璃，这是玻璃。”

梓儿奇道：“什么是玻璃？”

“玻璃比琉璃要纯净透明。”石越简单地解释道，也不管自己的说法是不是

正确。

梓儿看他神色，笑道：“大哥是喜欢这个么？二叔说，这种杯子用来喝葡萄酒甚好，不如便……”

“那过于奢侈了。”石越一面笑道，一面扣了玉带，道：“妹子，借你一只杯子一用，我且去陪二叔与智缘大师。”

他拿着杯子到了客厅，宴席已然就绪。一切既以家宴为名，石越便让智缘与唐甘南坐了上席，自己反在下首相陪。智缘得石越如此看重，心中也觉舒泰。然而石越席间所问，饮食起居之外，尽是一些西北边事民情，蕃人风俗，智缘虽然随口回答，心中却总是存有一个大大的疑问，竟是食不知味。

唐甘南却不知石越为何竟将琉璃杯带了出来，因找了个机会问道：“子明可是很喜欢这个杯子？”

石越笑道：“方才见着，因见此物剔透可爱，便带了出来，想问问二叔，此物是从何而来，价值几何？”

“此是自大食胡人购得，一杯值五百贯。”

“五百贯？”石越暗暗心惊，五百贯可以在汴京以外的任何城市买一座大宅院。陈良亦不禁叹道：“世间偏是无用之物最贵。”

潘照临却笑道：“如此贵重，若能得其制法，其利不可估量。”

唐甘南苦笑道：“这却要去何处觅来？听说琉璃是由琉璃石烧制而成，传闻之中，琉璃石产自西域。”

石越知道中国之琉璃业虽然独立发展，但进步缓慢。因笑道：“此物是人工制成。其透明如此，可称玻璃，若一面镀银，可以为镜，胜铜镜百倍。若能得其制法，其利百倍。若二叔有意于此，何不设法去买回胡人中的琉璃工？”

唐甘南眼睛一亮，笑道：“只怕轻易买不到。”

“我会写信给薛奕，托他留意。昔日赵飞燕时，所居之所，以琉璃为窗，光可照人。我大宋自己要厉行俭朴，但是不妨鼓励邻近诸国的君主奢侈一点。”石越半开玩笑地说道。

唐甘南也笑道：“倭国的贵人，高丽的显宦，以至南方交趾等国，都不难被这些淫巧之物打动。但辽国新君却似乎不是个喜欢华服玩乐之人，比耶律乙辛强。至于西夏，却要问智缘大师了，若能令其主奢侈一点，我们百姓可赚钱，朝廷也可以坐享其利。”

潘照临也淡淡道：“李元昊之所以能为乱，正是因为他学匈奴之故技，让百姓



不着丝绸绫缎，不吃茶叶，以减少对于我大宋的依赖。辽国亦限制民间饮茶，正是为了避免受制于我。若能让其贵人耽于享乐，此勾践之所以兴而夫差之所以亡。”

智缘笑道：“吐蕃贵族心服大宋，亦是缘于此。羌人喜爱茶叶与大宋的衣物器饰，其贵人更是喜爱丝绸瓷器，朝廷加以恩德，便容易笼络。然夏国则不同，秉常虽然亲信汉人，喜爱汉风汉俗，但他即位之时，不过七岁，现今亦不过十五岁，尚未成年，大权一直旁落，梁太后专擅国政，置秉常如同傀儡。她以妇人专政，便只能打出重视蕃俗的旗号，借元昊旧法，来笼络一些部族首领，欲以奢侈之物打动她，只怕难以奏效。”

“那梁乙埋呢？”石越不由问道。其时正是西夏大安元年，梁太后专权已久，以其弟梁乙埋为国相。梁乙埋与其子梁乙逋合谋，重用都罗尾、罔萌讹等人，权倾朝野。从熙宁二年起，便废汉仪，用蕃礼，袭元昊故制，屡屡侵犯宋、辽边境，以转移国内矛盾。至熙宁四年不得已才与宋朝议和，五年和议始定。但梁氏以外戚专权，不得不努力转移国内势力的不满，因此又屡屡觊觎辽国西京道。不过石越却听说梁乙埋父子都是喜好享乐之辈，他知智缘往来宋夏边境，深知西夏虚实，故有此问。

“梁乙埋固然爱享受，梁太后虽为妇人，却不可轻视。其杀伐果断，智谋深远，不下吕后、武则天。”智缘一再强调西夏梁太后之能，石越想起宋朝五路兵败之事，不由一时无语。良久，方道：“虽然如此，但夏国女主当权，幼主若昏暗，还可无事，若幼主聪明，一旦成年，必生事端。以汉献帝困于曹阿瞞，尚有衣带诏之事，何况秉常之于梁太后？”

智缘眸中精光一闪，凝视石越，问道：“参政高见。不知参政以为西夏母子，将在何日反目？”

“当在秉常行冠礼之后！若梁太后果如大师所言，她又岂会轻易归政？”

“参政既能洞见幽明，何不早图之？”智缘说起西夏之事，实是关系到平生的抱负所在，不由慨声道：“夏国不比辽国。辽国除幽蓟故地之外，本是胡夷所居，我大宋便能抚有，然若不能大量移民以镇之，则终究只能亲和胡夷，以夷制夷。得其地，除使边境安宁之外，便无尺寸之用。而夏国河南之地，凡华夏强盛之时，未尝为他人所有，河套之利，虽愚可知。若能进据灵凉二州，西则可开通丝路，北则可夹击辽国，精兵良马，其地所产，朝廷得之，可以征伐四方，而关内无烽烟，大宋无西顾之忧。且夏国自元昊后，国力衰落，正是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以夷制夷，未若化夷为汉。辽东非不能为我所有。”石越笑道：“然而我听说耶律濬才智过人，又信任贤臣，我大宋兵不练甲不精，一旦行军，处处掣肘，且于辽军有未战先怯之忧，真要打仗，胜算不多。故此我才力劝皇上不可轻举妄动。历来占形势而兵败，不知凡几，实不得不谨慎。至于夏国之事，若朝廷早做准备，一待有变，兵锋直指灵夏，当其内外疑惧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可一鼓而胜之。故我的不少主张，皆急欲在四五年之内克见事功。为的是万一西境有事，不至被国内之事困住手脚。”

智缘听到石越这番话，当真喜出望外。石越分明告诉他：他已然决意图谋光复灵武！智缘一身抱负，尽系于西事，王安石罢相，石越得势之后，他以为石越行事谨慎，志在国内，就是对外用兵，也当是一二年后之事，因此满腔雄心，渐渐收起。不料石越切切之意，竟然不逊于他。而之前急欲在五年内完成移民，想必也是由此而来。智缘心意已动，便试探道：“参政若要谋划西事，不可不结纳吐蕃。”

其时吐蕃以青唐最盛，其酋长董毡本是唃廝罗第三子，尚契丹公主，嘉祐七年，契丹主思念公主，欲遣使迎还，触怒董毡，遂杀契丹使者，绝辽通宋，至此已有十三年。当年夏主谅祚在位，以为吐蕃与契丹有隙，即领兵而西，欲吞并吐蕃，并乱秦州。时张方平在秦州，严阵以待，谅祚无隙可乘，转攻青唐城，不料被唃廝罗击败。两家世仇，愈结愈深，唃廝罗虽曾两败于元昊，却三克谅祚。青唐吐蕃实是宋朝有力的盟友。

石越目光转向潘照临，潘照临微微颌首，笑道：“青唐吐蕃自是我大宋臂助。王韶平定熙河之后，西蕃亦多归附。联蕃制夏之策，已然成形。然而董毡终是蕃人，他日有事，无非使其出古渭州，取西凉城，以为牵制。若要谋划西事，其根本还在中国。”

“善！”智缘本是试探石越之见识，此时听潘照临道吐蕃不可恃，不由大生知己之感，笑道：“本朝诸公，无一语能及此。王相公曾言，夏国一国户口，仅能当陕西之一路，以陕西四路攻夏国，倾全国之力供粮饷，不能成功，其罪在用人不当。又朝廷之中，凡议兵事者，尽以计苟安、弥边患为便，故种谔取绥州、城罗兀，无不干犯言路，众议纷纷，以为衅事。贫僧愿为参政言平夏形势：平夏之地，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石越连忙吩咐道：“取地图来。”顿时，便有家人将一幅地图取来，挂在客厅的屏风之上。石越起身走近，仔细观看地图，便见在陕西以北、河东路以



西的河套地区，由东至西，盘亘着银、夏、绥、宥四州，往西则有灵州与静州，再往西则是凉州，也就是西夏的西凉府。这数州之地，便宛若一条长蛇，盘踞于宋朝的西北边境，护卫着西夏的都城兴庆府。石越知道银、夏、绥、宥、静五州，是李家的“祖宗基业”，而如今绥州总算落入宋朝手中，便如一根尖刺一般，插入银、夏、宥三州之中，时刻威胁着蛇首，特别是银州更是近在咫尺。而熙河地区，则与蛇腹灵州、蛇尾凉州，形成一个三角形，一朝有事，夺下兰州，不仅可以巩固西线，切断蛇腹与蛇尾的联系，还可以直接威胁灵州。更重要的是，掌握熙河，则宋朝与吐蕃便联成一线，可以互相支援——王韶毕竟是知兵之人。

“参政请看——”智缘走到地图之畔，手指银、夏二州，道：“绥州属银、夏之冲，得绥州，则银、夏不安。此处是横山，罗兀城是横山之要，若能两险并据，则夏国国势已危。种谔争之，岂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绥德，不能救抚宁，患得患失，临战而怯，致使诸堡分崩，朝廷震动，将已成之业，付诸东流！种谔固有罪，然朝廷弃之不争，亦是失策！”

石越默然无言，这不过几年前的事情，虽然他并非决策之臣，但事事历历在目，自己当时也未必有此见识。

“参政可知夏国之兵乎？”智缘手指横山，重重一划，带着几分遗憾的语气说道：“夏国虽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战，人马精强惯习战斗者，惟二百余里横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国每入寇，横山兵必为前锋。嘉祐八年，横山部将轻泥怀侧苦于谅诈虐用，率所属归附，请兵延州，约中国会兵灵夏，此本是天赐良机。昔日吐蕃衰绝、回纥乱亡，无不由此，这本是夏国安危之机。然会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应，谅诈已然得讯，立时遣使安抚，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实为可惜！”石越以前从未听闻此事，不由愕然，不过他知道嘉祐八年仁宗驾崩，英宗并非仁宗亲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轻启边衅。纵有机会白白浪费，也是在所难免。“夏国并非无隙可乘，其国内，上则权臣当道，女主临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则各部心怀怨恨，常有异心，百姓亦苦于赋敛，且两国和市久绝，其国中必然匮乏，民不能无怨。光复河套之要，在于大宋能把握时机，善用将领。言臣纷纷，于防范权臣或有利，于军机大事则常误。行大事者，岂能顺庸人之意哉？！”智缘说起来，依然是一脸不平。

石越凝视智缘，长揖道：“越不才，愿请教大师图夏之策。”

“朝中王副枢使、郭侍郎，本朝名将，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参政何故问一老僧？”

“若机会已至，当问策于王、郭。然我终不能坐等良机天赐，没有机会，便要设法制造机会！越所请教于大师者，是如何制造机会？”说罢，朝侍剑使了个眼色，侍剑立时斥退厅中所有家人。智缘待众人散尽，这才笑道：“要制造机会，首在用间……”

熙宁九年十二月初八。

太皇太后与皇帝几乎同时大病。自十二月初八起，太皇太后曹氏一直卧病在床，每日只能勉强吃一点东西；而皇帝的病，更是一日重过一日，开始时似是感染风寒的症状，低热一直不退，然后又添上了腹痛隐绵之症，一日间要腹泻四五次甚至七八次，便中夹赤白黏液，间或带血。六七日之后，已是面容憔悴，形体清癯，畏寒肢冷，口干唇红。太医们虽然开了各种方子，总是不见效用。到了十二月十七日，赵顼整个人，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慈寿殿。

司马光垂手站立在殿中，眼前一道轻纱帘在微风中飘动，帘后曹太后斜靠在枕上。偌大的慈寿殿中，只有太皇太后曹氏与司马光两人，静得似乎能够让他们听到对方的呼吸之声。

曹太后缓缓说道：“相见真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醒初，深院月明人静……这，是君实相公的词作罢？”

司马光做梦也料想不到此情此景，曹太后竟然会吟出自己当年的小词，这么一首情意绵绵的小词，突然在这样的时候被提及，他一时间不由大感窘迫，一张老脸都红透了。

曹太后似乎淡淡一笑，轻轻说道：“这首词是司马公年轻时所写吧？词间真情流露，哀家很久以前就曾听人提过，是以一直记得，甚至颇为感动。‘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君实相公当年喜欢过的，定是一个美貌的女子吧？”

“那是臣年轻时喜欢过的一个道姑。”司马光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对于那些年少轻狂的往事，他也并不想去否认。

“是啊，以司马公如此守礼之君子，年轻之时，尚且还会喜欢一个道姑。但是石越呢？他虽然也算是锦衣玉食，却并不爱财，清廉之名闻于天下；他少年得志，如今身居高位，可丝毫不见骄矜之态；他为人风流倜傥，却对夫人忠心不贰，不仅没有纳妾，听说还有个女子为他而死，他也不曾将那女子纳入家中；他平生行